

艾小图

作品

唯有  
遇见对的人  
才叫初恋

# 第二次 初恋

美好、勇敢、坚强  
这些并不是谁都能教会你

你要等 / 等到对的那个人出现  
然后 / 整个世界全是温暖  
最别致浪漫的初恋纪念手册

艾小图 / 继《我曾纯粹爱过你》后又一纯爱力作

艾小图

作品

# 第二次 初恋

唯有  
遇见对的人  
才叫初恋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第二次初恋 / 艾小图著.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5. 3

ISBN 978-7-5057-3462-3

I. ①第… II. ①艾…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00385 号

|    |                                    |
|----|------------------------------------|
| 书名 | 第二次初恋                              |
| 作者 | 艾小图                                |
| 出版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 发行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 经销 | 新华书店                               |
| 印刷 | 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                        |
| 规格 | 710×1000 毫米 16 开<br>19.5 印张 300 千字 |
| 版次 |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
| 印次 |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号 | ISBN 978-7-5057-3462-3             |
| 定价 | 32.80 元                            |
|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
| 邮编 | 100028                             |
| 电话 | (010) 64668676                     |



认为爱情是伸手就可以努力抓住的人们。  
活得真的好幸福啊！

从小到大渴望的，  
都没办法做到。  
想要的，都没努力成为。  
喜欢的，都没能力拥有。  
越是念念不忘，  
越是无处可寻觅。  
这就是我失败的前半生。  
可是尽管如此，  
却依旧要埋头努力。  
为了我必须幸福的后半生。





## 目录

TABLE

# 第二次初恋

*Dream Catcher*



### 001 第一章 | 即兴演出

剧本里那些对白，难得糊涂，即兴演出，不必太过在乎。

### 029 第二章 | 半世倾尘

忘掉天地，仿佛也想不起自己，却仍未忘相约看漫天黄叶远飞。

### 053 第三章 | 旧事重提

想你的心脏那么逞强，佯装着自己不痛不痒。

### 075 第四章 | 一笔荒芜

红尘你我错离，恍若光阴轻歇歇，人间荒诞戏。

### 108 第五章 | 素子花开

从来未遇到灰姑娘，天神从未造出玻璃鞋，却还是相信恋爱幻觉。



|     |                             |
|-----|-----------------------------|
| 146 | <b>第六章   作茧自缚</b>           |
|     | 这个世界，最坏罪名，叫太易动情。            |
| 183 | <b>第七章   同病相爱</b>           |
|     | 往日缘分太曲折离奇，试过一再心死，其实全为等你。    |
| 214 | <b>第八章   物是人非</b>           |
|     | 所有错误从我这里落幕，别跟着我铭心刻骨，你还是要幸福。 |
| 264 | <b>第九章   往事如烟</b>           |
|     | 还没有开始，才没有终止，难忘未必永志，言尽最好于此。  |
| 288 | <b>第十章   夏花依旧</b>           |
|     | 烟花会谢，笙歌会停，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
| 300 | <b>番外</b>                   |

# 即兴演出

婚礼两个字，对男人来说是折腾，对女人来说是梦想。

可以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个女人对婚礼不充满期待，即使嫁的那个男人没有那么满意，婚礼也能短暂的让女人相信爱情。

于江江曾无数次想象过自己的婚礼，却不想这一天居然真的出现在她眼前。

白玫瑰簇拥的会场，以童话“海的女儿”为主题，色调上以蓝色为主体，白色辅助，梦幻得有些不可思议。会场里重现了很多童话中的场景，礁石、海宫、海滩、地平线，都制作得惟妙惟肖。

这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虽然常常被人提起，却鲜少有人愿意用在婚礼之上，即使这画面和意境都美到极致。

于江江用手虔诚抚摸着泡沫质地的礁石道具，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童话场景中，像那条等爱的小美人鱼，等待着王子的回顾。这体验对于江江而言，真是似梦不愿醒。

手机铃声这时候突兀地响起，是于江江的老妈江女士。

“江江，你在干什么呢？”

于江江看了下现场，很气派地说：“干活呗，今天有大案子。”

“轮得到你做大案子啊？”

于江江顿时得意起来：“那是当然，我现在是我们公司的骨干，主管特别器重我。好多大案子都是我负责的。”

正说着，别在腰间的对讲机聒噪地叫嚣起来：“于江江！你杵那儿装什么门神，给我最后 check 一遍音响和进程！你是不是老年痴呆忘了你到底搞砸了多少案子？”

于江江吓得手机都差点掉了，赶紧挂断了老妈的电话。战战兢兢地对着对讲机连连称是：“主管，我这就去。”

对讲机里传来主管没好气地抱怨：“HR 真不知道是干什么吃的，明知道公司缺人，还竟招些不会干事的绣花枕头。”

“绣花枕头”于江江摇头晃脑忙活去了，也不在意主管的话。爱是对一个人恒久的关注。她相信主管这么针对她，是出于爱，只是稍微有点虐恋情结。

她也没有对老妈吹牛，确实好多大案，都是她负责——干体力活。

这家公司她才进来两个月，实习期快结束了，她都没能正正经经办好一个案子。也正因此，老板不仅没有让她转正的意思，还十分明确地告诉她，三个月她要是不能好好策划一个案子，就得卷铺盖滚蛋。

这要是刚回国的于江江，肯定老早拍屁股走人了，谁还没个脾气？

可现在的于江江不敢了，回想回国这八个月的求职遭遇，给文笔好点的人，都能写一本书。

几年前于江江像大部分留学生一样，壮志满满地带着行李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到了大洋彼岸，抱着不发财绝不回家的想法喝了几年洋墨水。

毕业回国的时候，于江江想着即使不能升职加薪出任 CEO 迎娶高富帅，最起码能气派点找个白领工作，处于金字塔中层吧？

等她正式开始找工作，她才知道自己真的想得太多了。

当初申请学校，为了好毕业，她选了个名不见经传的学校，也就是传说中的野鸡大学，在当今全世界都是中国人的情况下，她和中国室友合租了几年房子，在国外吃了好几年川粤菜，基本上除了上课，就没什么必须要说英语的场合。这直接导致了她是海归，但是英文不够好，文凭不过硬，在就业洪流中——毫无竞争力。

她读的专业是 marketing，也就是传说中的市场营销，就业范围广到超市站柜台的都属于她的专业范畴。还真真应验了她爸当初的一句话——就业面广，就等于工资低。

接连几次失业，她那些狐朋狗友不仅不同情她，还给她取了个外号，叫“失业女王”，耻辱，实在耻辱。

这也让于江江不再执著于大公司的市场部，也不再执著于那些高级白领营销策划。工作光鲜靓丽算什么？能吃饱饭才是一条好汉！

在大面积投发简历后，于江江收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公司面试。抱着试一试也不吃亏的想法，她进行了一些面试。

在收到这家婚庆公司 offer 之前，于江江正在一家广告公司挣扎，原本要进行最后一轮面试的她突然收到一封通知信，让应聘者按自己条件勾选，通知信上是一些公司不接受的条件和客观原因，满足一条即不能参加最后面试，于江江一条条浏览着，正在暗自庆幸，就看到一条神奇的条款，上书：本公司不招收狮子座员工。

于江江哭笑不得，拿着通知信找到 HR，谄笑连连地说：“你们公司怎么这么调皮？应聘呢，开什么玩笑？”

HR 冷漠地看了于江江一眼，毫无表情地说：“不招就是不招，还需要理由？”

于江江正准备骂人，手机就响了。正是她现在就职的婚庆公司，这家公司的待遇其实她不是很满意，终试她原本也不准备参加了。家里花钱让她出国读书，四年多也花去了一百多万，一个月三千的工资，她自己都觉得对不起人。

可人有时候就是有点冲动。HR 给她打电话通知她终试时间，她突然大声问：“你觉得狮子座怎么样？”

那 HR 也是愣了一下，本能地说：“我就是狮子座，挺好的。”

当着不招狮子座的 HR 的面，于江江女流氓一样一掌拍在她桌上，眼睛看着眼前的人，一字一顿大声对电话里的人说：“等着！我现在就来！”

说着，挂了电话，对对面的人撂下狠话：“我们狮子座不喜欢被拒绝，听着，现在是不想进你们公司，不是你们不招我！”

就这样，阴差阳错的，“不喜欢被拒绝”的狮子座于江江一路通关来到了这家婚庆公司。拿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

不知道是不是本命年作祟，一整年于江江都异常倒霉。来公司的两个月她一共就接手了四个案子。

第一个案子的新人是相亲认识的，两个人钱都交了最后却带着家人来退钱，原因是男方一直有固定的女友，女方发现后坚决要求退婚。合同写得清清楚楚，如果违约定金是不退的，他们却蛮不讲理，硬是要求全退，把公司闹得鸡飞狗跳，还砸了好几张桌子。

第二个案子是同事跟进了一两个月，好不容易签订合同，转到她手上，却不想那同事突然跳槽，把签好了合同的单子也带走了，公司损失了好大一笔，明明不关于江江的事，老板却也把账记在了她头上。

第三个案子前期都办得很顺，最后婚礼上司仪活跃场面开了新郎一句玩笑，因此被客户投诉到消协，公司理亏退了一半，整个案子下来没赚还亏了。

因为这三个案子的失败，于江江被老板面谈了，不想再度失业的于江江在工作中投入了百分之一百二的精力，这也是她这么重视她第四个案子——乔恩恩婚礼的原因。

对着流程图又看了一次，于江江确定所有一切都 stand by 后，去了一趟会场准备室，check 一下新郎和新娘的情况。

于江江敲门的时候，新娘乔恩恩已经化好了妆。

虽然谈合同的时候已经见过几次，但是此刻于江江还是忍不住惊为天人，新娘妆的乔恩恩实在美得有些不真实。

英俊的新郎唐易轩此刻正坐在一旁等候，时不时抬头深情望一眼乔恩恩，也不需要她回应什么，好像只要能看着她就足够了，那眼神缠绵得简直能掐出水来。不禁让于江江有些羡慕。

唐易轩见于江江进来，温和地和她打招呼，没说几句话就来了，出去接电话了。

于江江问了几句婚礼的事，全部确定以后，靠在一旁的梳妆镜上，松了一口气。

乔恩恩把玩着手中的捧花，她脸上没有一丝迟疑、紧张、羞怯，只有一种恬淡的美，这让她有别于别的新娘，沉静而安然，像一幅画一样。

“一切都准备好了，真是一场梦幻的婚礼。”于江江由衷地感慨。这是最近公司接到最大的案子，他们光是策划就拿了30万。别提别的支出了。

“我最喜欢的童话故事。”乔恩恩微笑着看了于江江一眼，说：“女人一辈子就这么一次。”

“一次就足够一辈子都不醒了。”

“是吗？”乔恩恩眼神飘向别处，“真的不会醒就好了。”

于江江迟疑了一下，说：“唐先生真的很好，对您很好，和您很适合。”

乔恩恩点头：“易轩是最好的，”她拨弄了下捧花，说，“可是不一定是最适合的。”

“嗯？”

“于小姐，最适合的和最好的，我选了最好的，这就是婚姻。”

于江江始终觉得没有听懂乔恩恩的话，她不懂为什么最好的和最合适的是分开的概念，更不懂为什么需要选择，既然他是最好的，那么不就代表他是最适合的吗？

婚礼刚开始没多久，各部都就位了，主管一人HOLD全场，也没她什么事了，婚礼结束后，才轮得到她们这些“民工”去干体力活，收场子。

整场婚礼的气氛都很温馨，音乐悠扬，童话的场景让整个画面看上去很是不真实，好像真的王子和公主的婚礼一样。

于江江脑子里还想着乔恩恩的那些话，顿觉胸口有些闷闷的，独自出了会场，在酒店门口蹲着嚼了个泡泡糖。

像电影的场景，明媚的阳光笼罩着蹲在台阶上的于江江，她正走着神，一辆黑色的轿车骤然停在了她眼前，车窗缓缓降下，她下意识地抬头，正好与车上英俊略带痞气的男子四目相对。

于江江就是在这样的场景下第一次见到段沉。他穿着白衬衫，腕上戴着一根红绳，扶着方向盘的手指敲了敲，先看了一眼酒店的大门，又低头看了一眼蹲在地上的于江江，然后，他扯动嘴角对于江江坏坏地一笑。

在于江江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段沉车上突然下来几个农民工打扮的年轻人，手上拎着铁锹和锄头，脚上蹬着解放布鞋，满脚泥泞，完全是刚从田里出来的模样。

一切快至于江江始终想不起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好像只一瞬间，从段沉车上下来的以及跟在段沉后面一辆面包车上，一共十来个农民工打扮的人，一窝蜂冲进了酒店。那画面活脱脱农民起义。

等于江江反应过来的时候，乔恩恩的婚礼已经被破坏了，那些人跳上台，爬上桌，将污脏和泥泞弄得到处都是，躲避的来宾踩坏了布景，扯掉了道具，气球爆炸和花瓶落地的声音不绝于耳，尖叫声大至于江江冲进会场的时候差点被震聋。

保安们急着进来稳定局面，那些农民工打扮的人把铁锹锄头丢得满地都是，大家都不好走，他们却是跑得比泥鳅还快，堪比时下流行的快闪族。

于江江蹬着五厘米高跟鞋风一样追出去，只远远看到他们冲上车，她死命地狂奔着，想要抓住段沉，却只追到段沉的汽车尾气。

她大喘气地停在原地，想着最看中的案子、一切顺利的案子、眼看着就要圆满结束的案子却被这二愣子给毁了。她恨恨地瞪着段沉的车，扬声大骂：“我X你大爷！”

走远的车，车窗突然降下，车里伸出一只手，扬了扬手中一张黑色卡片，倏然甩向空中。

于江江喘着粗气一步步走到那张卡片掉落的地方，最后拾起了那张黑色的卡片。

那是一张名片，上书两个嚣张可憎的汉字。

段沉。

原来那个贱人叫这个名字。

于江江想着：作案还留下名字，你以为你是佐罗啊！馋牢饭是不？

于江江气呼呼地揣着名片进了会场，此刻场面已经彻底混乱，摔的摔，爬的爬，满地泥巴和农具，真是躲都不好躲。于江江转了两圈才找到了穿着礼服的新娘乔恩恩。

此刻她脸上没有一丝慌乱，十分镇定地安慰着唐易轩的母亲，她所表现出来的风度实在太不像刚被人破坏了婚礼。于江江在心里忍不住佩服她。要知道，这事要是摊在于江江身上，她肯定就和那货同归于尽了。

她把乔恩恩叫到旁边，把手上的名片递给她，义愤填膺地说：“乔小姐，这个给您，我追出去那个犯人还甩了张名片给我，太嚣张了，一会儿警察来了这就是证据。”

乔恩恩有些错愕地接过了名片，她低头看了名片一眼，长长的睫毛遮住了她眼底的光芒，于江江仿佛看见她嘴角露出一丝微笑，但那笑容太过短暂，等乔恩恩再次抬头，仍是那副严肃的表情，这让于江江怀疑自己看错了。

“谢谢你于小姐。这里的事麻烦你们善后了。”

见她转身要走，于江江忍不住抓住了她的手臂：“您不报警吗？”

乔恩恩愣了一下，随即对于江江温和一笑：“这是个误会，你们不需要管了，我会处理。”

误会？婚礼都被毁了，还是误会？乔恩恩怎么能这么轻描淡写？

于江江脑子飞快转了起来。

难道……难道那个段沉和唐易轩才是一对？

主管一直和乔恩恩夫妇及父母道歉，同行的还有酒店的经理和安保。这事也怪不着别人，那些捣乱的人是带着请帖进来的。酒店不敢得罪客人，就让进了，谁知道会是这么个情况？

焦头烂额的主管满脸不郁地回来，见谁都劈头盖脸一顿骂。这么离奇的事，谁能预见？大家都觉得冤，被骂了却只能忍着，打工仔的悲哀。

好不容易收拾好残局，主管带着大家一起回公司。临走前，于江江看到已经换了裙装的乔恩恩扶着唐先生的妈妈在酒店门口等待。唐先生从厅内出来，温柔地揽着乔恩恩的肩膀，低头絮语，仿佛方才几个小时的善后都不存在一样。

一直闷着的于江江忍不住问主管：“乔小姐和唐先生真的不准备报警吗？我看到捣乱的人了，我能作证。”

主管劈头过来一掌，狠狠拍在于江江后背上，叱道：“你傻啊！人家当事人都说不报警了你凑什么热闹？这事儿传出去对我们公司有什么好处？你嫌事少啊！”

主管指着于江江鼻尖说：“这事儿我回公司了再和你算，你都看到人了怎么还让人进来？你猪脑啊！老板本来准备把这个案子当经典案例，还给我们组在宣传册里留了版面，现在可好？还真成‘经典案例’了！”

于江江一直都知道人性的卑劣，只是没想到主管还是突破了她心底对人性卑劣定义的底线。就算她是实习的，也不能事事问责都找她吧？

她不就是在门口吃了个泡泡糖？她能第一反应那些人是要去婚礼捣乱的？而且就算她第一眼就发现了，凭她这小身板，能打得过那十几个人高马大带着家伙的年轻农民工？

一个人留在公司写检查写到快九点，天全黑透了才能回家。她正饥肠辘辘的时候，远在家里的妈妈打来一个电话。大约是担心她白天的状况，也没多问，只是嘘寒问暖，还是一如既往的风格。于江江忍着眼泪一直伪装着笑，努力不让妈妈听出端倪。

挂断电话，于江江忍不住蹲在路边痛哭了起来。

毕业回国到现在，于江江立志要自己做出点名堂，放弃了家里安排的安稳工作，夸下海口一定会成功。单枪匹马来到北都，在这座寸土寸金的城市从零开始，她怀揣着炽热的梦来到这座城市，以为事业和爱情都会到来的。

可是结果呢？这座城市埋葬了她的梦想浇熄了她的热情。

在这个连朋友都没有几个的城市，买醉真是奢侈的行为，一个人在 club 喝了个烂醉，趴在墙上几乎是一路爬出去的。

夜半的风把于江江吹得清醒了一些。随手招了辆出租车，把她送到护城河边。一个人

发着疯在空无一人的护城河岸唱了几十遍《水手》。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唱着唱着于江江忍不住吐槽：“哪有什么梦？梦那么贵！老娘哪里买得起！”

不知道是发酒疯，还只是借酒装疯。于江江拿出手机，拨通了她从回国到现在一次都不敢拨通的电话——陆予的电话。

陆予还是一如从前那么 nice，男神风度，一个电话过去，不到二十分钟就出现了。

他穿着浅蓝色衬衫，胸口纽扣开了两颗，露出紧实白皙的胸膛。再往上，是他眉目清朗的脸庞，鼻子高挺，唇角向上微翘，好像永远都保持着笑容，他的眼睛里好像含着星光，璀璨到于江江总是不敢抬头看他。

最好看的还是他的手，指节分明手指修长，咦？怎么那么好看的手此刻正牵着别的女人？

于江江趑趄地从栏杆上爬下来，狼狈地蹲在路边，忍不住破口大骂：“陆予，你不得好死！我都成这狗样了你还在面前秀恩爱！”

陆予皱着眉头一步步走近于江江，伸手要扶她，被于江江倔强地推开。

“江江，”陆予温和的声音此刻在于江江耳畔像梦中呢喃一般好听，“不要任性。”

一句话就把于江江心里说得酸酸的，于江江眼前瞬间积蓄起湿气，带着哭腔说：“陆予，我要失业了，我对这个社会绝望了……”

陆予没有回答于江江，只是安静地过去抱着她，像安抚小孩子一样抚摸着她的后背。

“陆予我怎么办？我不能回家，大家都等着看我笑话呢。”

“为什么在北都生活比在澳洲生活还要难？早知道我就不来了……”

“根本没有人不在乎我的感受，我就是什么都不会，就不能给我个机会学吗？”

“陆予……”于江江号啕大哭起来，“我要失业了……我不想活了……我又要失业了……”

陆予把于江江从地上架了起来，安慰她：“工作多的是，别胡思乱想了。”

于江江拼命摇着头，睁着泪眼模糊的眼睛，看着陆予英俊的侧脸，她突然想起回国的時候买的礼物还没拿给他。

“陆予……我有个礼物要给你。”

她突然大力地一扯，陆予一时失了防备被她扯得一晃，她抓着陆予也跟着晃了晃……

“呕……”

“……”

宿醉绝对是这世上最可怕的事。于江江顶着一脸黑气和满身还没散尽的酒气进了公司。她的出现可谓人见人嫌，是个人就对她退避三舍。她浑浑噩噩坐在座位上打了一早上

瞌睡。

她觉得自己好像失忆了，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家的，也不记得怎么上的床。

只记得陆予抱着她，温柔地抚摸着她的背。

哦，她也还记得自己吐了陆予一身。

呵呵，瞬间感觉再也不会爱了。

陆予其人，于江江高中的学长，是她近七年的男神。在学校的时候她就一直死皮赖脸喜欢陆予，但是陆予一直不喜欢她，当然，感情的事，也怪不得陆予。

陆予在学校里是著名的男神学霸，一路拿着学校的奖学金助学金到毕业。他出生在一个家境并不算太好的家庭。爸爸早逝，妈妈残疾，在菜市场经营着一个酱菜摊，支撑着陆予和弟弟陆鑫的生活。

在学校的时候喜欢陆予的女生多如牛毛，但坚持最久的莫过于江江。成天跟鼻涕一样跟着陆予，就差跟着他去男厕所。

到后来陆予被她逼得没办法了，温温和和地和她说：“你别喜欢我了。其实，其实我喜欢男人。”

这么明显的拒绝于江江就是听不懂，还能厚着脸皮满脸惊奇地说：“太巧了！我也喜欢男人！”

回想过去那些傻事，于江江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在她的魔爪摧残下，陆予还能健康茁壮成长，可谓不易。

在北都于江江也就这么一个朋友了，她居然还给人家吐一身，她可真是没救了。

晚上下班，于江江好不容易在人满为患的地铁里抢到一个位置，刚准备补会眠，陆予的电话就来了。

于江江看了一眼，吸了一口气，接了起来。

“今天好点了吗？”陆予还是那么温柔。

“嗯。”

“不就是要失业？至于喝成那样吗？”

于江江笑：“我就嘍一下，不就失业吗，我都失习惯了，你不知道我叫‘失业女王’？”

陆予欣慰：“这才是我认识的于江江。”

于江江沉默了一会儿，问他：“昨天和你一起来的是你女朋友？”

大约是想到了江江会这么问，陆予愣了几秒，随即嗯了一声：“才在一起的。”

于江江觉得鼻头酸了一下，吸了口气说：“真是麻烦你们俩了。”

“没事。”陆予说，“昨天你说要送我礼物，是什么东西？”

于江江愣了一下，没想到他还会记得这种东西。

“昨天不是已经送了吗？”于江江笑着说。

“于江江，你怎么好意思说那是礼物？”陆予佯装愤怒。

“礼轻情意重。”于江江大笑。

“……”

挂断电话，于江江有些怅然地拿出包里随身带的小盒子，黑色的绒面小盒子，小巧而精致，上面是阿玛尼昂贵的LOGO。

特别定制的领带夹，她回国前打了近两个月的工才买的礼物。

上面激光的小字写着：Forever love

陆予，这叫我怎么送给你呢？

感情失意让于江江变得更加珍惜这份工作，她越发觉得自己不能失业，事业是她现在唯一的救命稻草，要是没了，她可就真的 game over 了。

因为这层原因，近来她在公司表现得格外小心翼翼。对主管言听计从，谄媚阿谀，就差没给他跪地叫祖宗。即便如此，主管仍然看她非常不顺眼，变本加厉地使唤她，大约是想让她知难而退，早日辞职。谁知于江江正是个不怎么会看眼色的主儿，依然心安理得地赖在公司。

周五是正忙的时候，于江江的闺蜜周灿女王却莅临北都，点名让于江江接驾。

忙到下午六点半，好不容易搞定，于江江打了个出租，倒是很快就到了。比约定时间还早了十分钟。想想周灿还要好久才来，于江江准备先进去坐着。

这是一家非常幽静并且很小资的咖啡厅，白领消费档次，一杯咖啡近百元，但胜在环境清幽，甜点美味，尤其每周五，会特别供应很正宗的英式下午茶。两人本来是奔着下午茶来的，最后却只能“傍晚茶”了。

这地方还是当初和乔恩恩聊天的时候，她推荐的。情调氛围都刚刚好，说是以前经常和男朋友去喝咖啡，一坐就是一下午，好不惬意。

于江江想着周灿这人还挺喜欢这些文艺的小地方，就定了这儿。

蹬着高跟鞋，带着满身的疲惫，于江江推开了咖啡厅的门。吊着水晶海豚的风铃轻轻碰撞，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仿佛能解去满身的乏累。于江江刚要往里走，左肩就被一个穿着白色连身裙的女人撞了一下。于江江下意识地回头望，正准备飚脏话，就发现撞她的人竟是乔恩恩。

乔恩恩披散着快要及腰的卷发，容貌秀丽，白皙的脸颊因为情绪激动变得红扑扑，眼眶中积满了强忍的眼泪。她也回头看了于江江一眼，还不等于江江反应，乔恩恩已经掩面

离开了。

连狼狈离开的背影都那么美，跟拍电影似的。

于江江正在犹豫要不要追过去安慰，一转头，就看见了坐在不远处那个一身白衣的男人——人渣段沉。

感情是这货把大美人给弄哭了，杀千刀的。于江江的正义感瞬间爆棚，三步并作两步地跨过去，气势汹汹地一掌拍在段沉面前的桌上。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怎么就是阴魂不散呢？弄砸了人家的婚礼还不够是不是？你到底要把人弄哭几回啊？”

段沉大约是没想到会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看着于江江，愣了一下。随即眉头皱了皱，似是在思索的样子。

段沉是那种眼角眉梢都带点剧情的男人，眼神锐利，不笑的时候也像在对人放电，笑起来微微带点邪气，轮廓棱角分明，是很讨女生喜欢的那种长相。

但于江江对他这种人完全欣赏不起来，在她眼里，段沉已经和神经病画上了等号。

于江江见他没反应，以为他已经被自己震慑住，吞了口口水，换了语气说：“你放弃吧，唐先生已经结婚了，他没有选你，不就已经说明他爱的是乔小姐吗？”

段沉左边眉毛跳了跳，对于江江说：“你喝多了吗？”

于江江下意识诚实地回答：“我还没喝呢。”

话音刚落，耳边就传来段沉扑哧的笑声。于江江这才意识到自己这回答有多傻。

段沉唇边带着戏谑的微笑，他淡定自若地从名片夹里拿出一张做工精致的名片递给于江江。

于江江仔细看了两眼，这才发现他名字上面的抬头是：职业分手策划。

这都什么玄幻玩意儿？

“我就听过结婚策划，宣传策划，分手策划？这什么新鲜职业？”

“替人说离婚，说分手，替人送分手礼物，替人报复前任。”

于江江见他这么理直气壮地说这些，不由翻了个白眼：“安定医院（精神病院）真该给你开个入院绿色通道。你难道不知道你破坏乔恩恩婚礼那些行为是违法的吗？”

段沉挑了挑眉，满不在乎地耸耸肩，好整以暇地看了一眼于江江：“你可以叫乔恩恩去报警。”

“你……”

段沉无心与于江江计较，起身准备走人，刚走两步，又回过头来对于江江说：“忘了告诉你，我从业以来做的第一个单子就是乔恩恩的婚礼。谢谢你的提醒，以后在形式上，我会多加改进，争取不做违法的事。”

“你丫有病吧！”